

增補宋元學案

冊
五

新編天竺國記

卷一

北溪學案表

陳淳
子 槩

李氏壻
陳沂

延平白水籍
楊昭復
——呂大圭——
附師 邱葵
——呂椿

元城山再傳
氏夷豫章
——王昭——
——呂大圭——
見上 楊氏門人
辛介甫

三傳
水二程四
蘇思恭
——王昭——
——呂大圭——
見上 楊氏門人
辛介甫

涼傳
水二程四
蘇思恭
——王昭——
——呂大圭——
見上 楊氏門人
辛介甫

祖傳己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忱
見下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甲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霖

李昇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貴齋講友

陳易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復之學侶

蘇思恭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雋

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忱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稿具存

朱林門人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附子集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

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
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
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
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
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
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渠又編次
其文爲五十卷

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
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
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
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
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
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于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
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
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缺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

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于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閒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

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閒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鄒于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閒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以

上梨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

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閒于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眊焉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

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爲天地閒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強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覲其所難必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去者

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冥冥之間正如瘡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尙爲天理尙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略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真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環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

以恭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觀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忘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則得魂爲先旣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旣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

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

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旣疑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于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旣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于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于原旣屈者可復

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
閒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
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
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
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
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
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
者固有脈絡粲然于方寸之閒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
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
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
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
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潭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
穢淨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
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
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
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

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強聒之也答李公

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如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卽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